

July 2013

## The Dialogue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Prose between Qing-Dynasty Shen Deqian and Japanese Scholar Rai Sanyo

Hong Ca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Recommended Citation

Cao, Hong. 2013. "The Dialogue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Prose between Qing-Dynasty Shen Deqian and Japanese Scholar Rai Sanyo."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4): pp.97-10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4/1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文章学的对话

##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与日本赖山阳“增评”本对读札记

曹 虹

**摘 要:** 乾隆十五(1750)年沈德潜编定《唐宋八家文读本》,这一选本亦传入东瀛,曾得到日本幕府末期文豪赖山阳(1780—1832)的“增评”。赖氏评点与沈氏选评形成了丰富的对话面向,可以加深对汉文化圈文章学资源运用的了解。沈选的笃实学风与承载的清人反省明七子拟古之失的文坛路径,对赖氏思考本邦文坛脉动的走向形成触动。赖氏对于沈选受道学束缚之处往往多有廓清,快人心目,这与他倾心于文学上的“化腐出新”,加上其史学训练对“自实起意”的重视与偏好等,不无关系。

**关键词:** 《唐宋八家文读本》 对话 沈德潜 赖山阳

**作者简介:** 曹虹,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汉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电子邮箱:caohong629@hotmail.com

**Title:** The Dialogue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Prose between Qing - Dynasty Shen Deqian and Japanese Scholar Rai Sanyo

**Abstract:** Qing - Dynasty scholar Shen Deqian compiled *A Critical Reader of Eight Prose Masters from Tang - Song Dynasties* in 1750, and with its reach into the Tokugawa - period Japan, Japanese scholar Rai Sanyo (1780 - 1832) added his own commentaries. The dialogue between Shen's selection and Rai's commentaries becomes an example of using Chinese cultural source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prose in East Asian community. Shen's selection presented a positivist way in scholarship and Qing - Dynasty scholars' reflection on Ming - Dynasty's Restoration of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while Rai was prompted by Shen's selection to think about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his country. Rai addressed directly in his commentaries Shen's limitations from Neo - Confucianism in the selection, which might be traced to his own academic training in historical studies and his idea of literary renovation out of the cliché.

**Key words:** *A Critical Reader of Eight Prose Masters from Tang - Song Dynasties* dialogue Shen Deqian Rai Sanyo

**Author:** Cao Ho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i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Her research fields focus on East Asian classics in Chinese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caohong629@hotmail.com

“唐宋八家”之名的标举,发足于明代茅坤(1512—1601)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至清初这种名目的选本激增,康熙四十三年(1704)刊出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时,郭象升撰跋估计“当在百种上下”(卷末),其中与茅选相承为功的,要数储欣(1631—1706)所编《唐宋十大家全集录》。<sup>①</sup>此书既仿茅氏体例,在选目数量上又远超茅编,略增李翱、孙樵为十家,亦间附考注,于每家文后作有小序,并附正史本传,文中设圈点眉批,文后有“辑评”、“备考”。乾隆三年(1739),清高宗更以储选为基础,“御选”而成《唐宋文醇》。作为乾隆间士子,沈德潜(1673—1769)于乾隆初

年举鸿博未遇,及成进士,年已近七十,清高宗称为“老名士”,卒赠太子太师。沈氏编选《唐宋八家文读本》30卷,亦是萌发于少年时代诵习茅、储“二家选本”的体悟,年长后又扩大综览,几番增删修改,于乾隆十五年(1750)编定此一读本。

不可否认,沈德潜这一选本在本朝的影响力并不耀眼,既不如稍前的《唐宋文醇》以御选而显赫于世,亦不如稍后乾隆四十二年(1777)姚鼐以取径唐宋为要法的《古文辞类纂》,依托桐城派而广为流布。<sup>②</sup>但堪称奇缘的是,沈选传入东瀛,却成为有持续影响的畅销书。<sup>③</sup>日本江户、明治时期留下了对沈选的翻刻、批点、续编等一批文献,反

映沈选所引来的异域反响,也是清朝与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的一道风景。若用风景中的奇峰为喻,那么,日本幕府末期文豪赖山阳(1780—1832)对沈选的评点应可比拟。赖山阳对沈选表现出的敏察深识,既体现出他作为“深于文者”的自信,又形成与原选旨趣的映发商略,不啻一场文章学的“对话”。作为一位异域的“对话者”,赖山阳时而又会显发“本邦”的信息与需求,从而有助于了解汉文化圈文章学资源运用的时代感与空间感。

## 一、赖山阳与沈德潜

江户学者关注清朝学问与文学的动向,赖山阳是代表之一。他之所以对当时清日间海上接触的唯一港口城市长崎充满向往,就出于这种需求。在他游历长崎的文政元年(1818),与渡海而来的清客杨兆元、陆如金进行了笔谈,相互的问答中有如下内容:“袁随园在陋邦亦大名耳,料已下世矣。同时齐名者何人?”陆如金回答曰:“随园已故。其时齐名者沈归愚,字德潜,讳恪士。才学相同,而貌亦相若。”情报虽简略,但涉及到文人的才学甚至相貌评议,大可增进遐想。实则赖山阳已注意到乾嘉文坛名流的立足方式,讲究“性灵”的袁枚“每事反于沈,沈奖雅黜郑,故袁不得不奖郑黜雅”,<sup>④</sup>袁枚与沈德潜唱反调而获大名,那么沈德潜在文坛地位必非等闲。

赖山阳所处的江户中后期文坛,对以荻生徂徕(1666—1728)为代表的热衷于模仿明七子的“古文辞派”加以反省,赖山阳也集矢于王、李等明七子的模拟秦汉之病。在这一点上,清人对明七子拟古剝剥之失的批判从清初持续到乾隆之世,这一批判性的理论倾向,促进了取径唐宋的文坛潮流之形成,沈德潜编《唐宋八家文读本》,也是顺应了当时的文坛主潮。这样的选本传入日本,多少挟带着清人反省明七子之失的理论成果,赖山阳等东瀛时贤对之产生某种共鸣鼓舞之效,从而与本邦的文坛脉动发生关联,成为摆脱江户“古文辞派”文章观的有力工具。

在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原序中,对为什么选择“八家”作了介绍:“唐宋八家文,始于茅氏鹿门撰次,后储氏同人病其疏漏,因增益之,倍有加矣。”并希望通过自己的诵习点评,“俾读者视为入门轨途”。这样的选择面向,大致上靠近于

明代王慎中、茅坤等人的唐宋派。赖山阳对这一段的旁批,则引出了本邦文坛的对立面:“八家之称昉于茅顺甫,在此方徂徕先生亦议其不公。然先生以明王、李媲美韩、柳,则‘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沈德潜7)。荻生徂徕抬举王世贞、李攀龙等明七子“文必秦汉”,媲美韩、柳,这在赖山阳看来,是拟于不伦。那么,他对沈选《唐宋八家文读本》的重视,就有对本邦文坛的针对性。

至于“八家之称”是否公允,赖氏基本上是肯定这一合称的,针对徂徕不喜欧阳修,他辩解曰:“欧公之文,非韩,非柳,非苏,自成一家。”称赏的是文家脱化出新的创造力和个性建树。当然,在其“大家”的艺术标准下,赖山阳对王安石和曾巩的列入有所质疑:“曾、王岂可列为大家哉?”(沈德潜7)。《赖山阳文集》内《读曾南丰文》有曰:“八家之称,定于茅鹿门,非确论也。半山、南丰皆小家数,乌可媲欧、苏?半山犹有奇峭可喜处。曾刻画昌黎者,痕迹太露,其长处特在委曲不自厌,而读者先厌之,或依托经术,证引太繁,而气力不足以运之[……]晦翁一称之,遵岩再称之,乃群尊奉之,遂列为大家耳。袁子才评曾文,如大轩骈骨,连缀不断,为南宋道学之祖。暗指晦翁也”(赖山阳95)。诚然,南丰文的地位,与朱子等理学家的褒扬颇有关,<sup>⑤</sup>赖氏之尤不喜曾巩,显示他有心突破道学与举业缠结的古文趣味。在这一点上,袁枚对曾文的品评是赖氏的同调者。

沈选《凡例》之一概括了八家的人品才情,认为七家都属于“正人君子,维持文运”,只有“半山之文,纯粹狠戾互见,芟而存之,勿以人废言可也”。赖山阳旁批曰:“半山非邪人,使其不遇,则文不止如此,而后人亦不识之耳”(沈德潜9)。对作为文人的王安石给予了较大的宽容。他在另一处评点曰:“乾隆《唐宋文醇》去柳(宗元)、王(安石),加李(习之)、孙(可之),可谓拘矣!”(沈德潜8)。这就成了所谓的“以人废言”了,为此而找替补,赖山阳认为没有必要。从个人趣味上说,赖山阳表示“不喜曾文”,尽管如此,也作出相应的鉴赏,如曰:“曾送序以《送黎安二生》为第一,沈选遗珠可怪”(沈德潜633)。又称曾巩《与孙司封书》曰:“南丰议论文,吾以此篇为第一,虽苏家父子,恐有不及也”(沈德潜622)。

清人倡导学唐宋诸大家,往往路径较宽,沈德潜也表现出这一点,他在序中提示,读八家文还不

够,“外此,唐则有李习之、杜牧之、孙可之,宋则有李泰伯、司马文正公、王梅溪、陈同甫、文信国诸公文,俱当搜讨收渔者,学者尚究心焉”(沈德潜 8)。赖山阳对这种视野深表赞赏:“此论大公。收曾、王,不可不收诸公。”在具体的推荐人选上,略有出入。

赖山阳与沈德潜在选旨上的符契,还体现在留意某些应世敷用之文,赖山阳称之为“经世之文”。沈选《凡例》之三曰:“是编为初学者读本,故概从其简,且半属家塾中诵习者。第上书、表奏、札子学者他日拜献之具,而碑版、墓表、墓志特备作史者搜讨采择者,不可不讲求于平日。故韩、欧、王、苏诸大篇选择增入,志古者宜究心焉”(沈德潜 9)。赖山阳看出了这种选材面的积极意义,作旁批引而申之曰:“此方学者被束高阁,上书、表奏属无益。然余喜读经世之文,如三苏论策,读万反不厌。虽性所爱,不敢强之他人,而少年才子亦宜勉读,长其才气”(沈德潜 9)。日本古代的行政体系不像中国那样具有尚文传统,亦未实行科举制,故“上书、表奏”因士人无需学习而“被束高阁”。但赖山阳的特识是看出了古文家的这类“大篇”的“经世”与“养才”意义。在阅至苏洵《养才》篇之际,赖山阳顿然联系到“本邦通习”,表露对人才制度的反思:“贵道德而贱才能,犹可。贵门第而贱才能,本邦通习。使老苏见之,谓之何哉?”(沈德潜 407)。这是他借苏氏策论而唤起经世忧患感的实例。阅至苏洵《审势》、《审敌》二策,回忆曰:“余弱冠左右,喜诵老苏二策。”三苏尤其是东坡“以旷世之识,绝人之才”而“为人主指画天下大事者”的才识,令赖山阳敬佩感奋,常以东坡自况,获“日本东坡”之美称。出于深沉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其《山阳先生书后》卷下有《读栢园书影》一文慨谓:“余常叹我国古今文运两开,每开未学彼之佳,先学彼之恶,前为骈俪体,后为古文辞,未及为韩、欧。即有为者,其业不大且熟也。至为苏者,绝无矣。盖我称文者,序、记、铭、赞,无事于议论大文故尔”(赖山阳 103)。这里所重视的“议论大文”,几乎富有对日本再开文运的历史性意义,那么他认同沈德潜对“韩、欧、王、苏诸大篇选择增入,志古者宜究心焉”的选例,实在不是偶然的。

从学术质量上看,沈德潜提供之读本,有旁批、总评,较为注重文本事义理解的疏通实证,其

《凡例》称“文中事有关系者,每考诸史传,旁及诸文籍记载”(沈德潜 7)。在清人笃实学风上不失为一种典型。赖山阳具史学素养,对沈选的这一特色亦有赞美:“取古文就臆说,吾人通病,《左绣》、《庄子因》之类其尤者。沈叟盖目击,陋之也”(沈德潜 7)。《左绣》为康熙间冯李骅、陆浩同编,《四库全书总目》讥其所评“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永瑢等 258);《庄子因》出自林云铭之手,他还有《古文析义》等选本,不被赖氏看好。<sup>⑥</sup>赖山阳与沈德潜读本的学术气味较投合,多少说明清朝笃实学风对江户学坛的一种投射吧。

## 二、深窥还是浅窥?

沈德潜自序称:“宋五子书,秋实也;唐宋八家之文,春华也”(沈德潜 7)。编者把唐宋古文评价的一个重要维度建立在文道关系上,在文章学评价实践中,深浅高低之际往往受制于这一价值期待的作用,也可以说是担负道学对文学的压力,体现出受宋学影响的一种道学趣味。从“文之与道为一”的文道观来看,他对古往今来的撰著分出了若干等级:“稍欲损益而不得者,六经、四子是也;后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余如贾、董、匡、刘、马、班,犹且醇驳相参”;“八家之文,亦醇驳参焉者也”(沈德潜 7)。就设喻而言,在顾及“春华”、“秋实”两无所偏时,沈德潜更用心于怎样由“春华”而求“秋实”,即所谓“问途于唐宋八家之文”,他不无耐心地解释曰:“惟从事于韩、柳以下之文而熟复焉,而深造焉,将怪怪奇奇、浑涵变化,与夫纤余深厚、清峭迢折,悉融会于一心一手之间,以是上窥贾、董、匡、刘、马、班,几可纵横贯穿而摩其垒者。夫而后去华就实,归根返约,宋五子之学行且徐驱而轹其庭矣”(沈德潜 7-8)。在沈德潜所处的雍乾时代,理学与古文的合流出现了卓著的成果,这就是桐城派开派宗师方苞提出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个人信条。但比较而言,程朱之“学行”与韩欧之“文章”是二元并重的;而沈德潜的表述则体现出证明“春华”与“秋实”同一性的焦虑,“醇驳相参”云云,正可见落入道学判断的纠结。有趣的是,赖山阳认为:“是等议论,不言而可者。学兵者,可学孙吴,曰孙吴不正,必求平庸将帅纯粹无过者师之,可乎?”(沈德潜 8)。他引兵家为喻,生动地

说明以所谓道德“纯粹”为标准,不啻是多此一举,甚至反而干扰文学的正常发展和评价。

赖山阳的这种痛快的方法更多地运用于具体文家篇目的评点中,几乎是其重要的作业凡例之一。兹从韩愈来看。沈德潜选其《褫衿议》,并在“总评”中先录真德秀之语,又自加案语,认同“真西山极赏之”。南宋真德秀是理学传人,沈德潜对韩愈此篇垂青,依据在此。诚然,真德秀称“韩公礼学精深”,沈德潜赞此篇“议礼文”、“深切著明”,重笔勾勒了韩愈其人的“经学”光环。赖山阳对此篇的人选却大不以为然:“此选是使人习作文者,非论经术之书也。昌黎此议,虽经术湛深,而其件说条举,不见结构之工,何必撰取?”(沈德潜 30)。在文术与经术标准之间,孰重孰轻,不必囿于文道观的笼罩。这种思维方式的冲击力还在于,勇于肯定文学离于经学的独立价值。

当然,赖山阳消解道学压力的议论,有时反而表现为抬高文家的思想地位,下列评例可为左证:

韩愈《与卫中行书》赖评:“宋儒嗤公学止于言语文字,观此及《与崔群书》,岂其然乎?岂其然乎?”(沈德潜原评:“此公信道能笃处”)(沈德潜 57)

韩愈《与崔群书》赖评:“乐道安分意,妙在于不直说破,识力、笔力并绝高。若说破,则宋时道学先生人人皆能言之。”(沈德潜 61)

韩愈《送王埙序》赖评:“要及昌黎先生出,如披云雾,睹青天,后来宋儒皆赖以得究极精微,而终不出其范围,乃时骂昌黎为粗麤,何哉?”(沈德潜原评:“学以孟子为归,而孟子得统于孔子,曾、思、孟正传,历历指出。此昌黎见道亲切处,公以前无此持论者”)(沈德潜 81)

虽然在突出韩文的思想造诣上沈、赖二人都予着力,但沈氏把韩愈与道学相依附以见其高,赖氏把韩愈与道学相对峙以见其高。

赖山阳也并不是要摒弃文学的道德境界,只是他的思想个性较为自由,他反对把道学理念当作先验的和绝对化的标准。由此,他厘析八家古文与经学的关系时,往往能廓清“腐”气,一新耳目。如欧阳修《艺文志论》(选自《新唐书》)称艺

文典籍的存世价值在于:“《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沈氏评语有曰:“经史子集,虽分轻重,而均不可使散亡磨灭。论中原委分明,而尊尚仍在经术。”但赖氏对欧阳修处理艺文与经术关系的理解则更为灵动:“若曰其余不足取,亦是头巾气。今日‘好奇博华者不能忘’,而以‘华文少实’结之,乃不腐矣”(沈德潜 341-42)。可见,“质之圣人”虽然堂而皇之,却不能用此唯一的“尊尚”而削落艺文世界的丰富性。

因性分所近,赖氏对苏家尤其是苏轼创发经学传统之特色的表彰,不遗余力。例如苏洵《礼论》,沈德潜赏其文势变化,鄙其意旨粗率,称“老泉害道者多,不必以纯粹求也”;“论虽驳杂,不得圣人制礼之意,然文章变态,于斯极矣。”赖氏推翻了“驳杂”、“害道”之谈:“苏氏说经,皆不蹈俗儒之辙。以圣人之道为有大作用物,是有功于斯道处。何驳杂害道之有?”(沈德潜 362)。

所谓“害道”云云,原不是沈德潜的发明,自宋代道学成熟后即形成这种论调,如《朱子语类》记“木之问老苏文议论不正当。(朱子)曰:议论虽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达”(黎靖德 3117)。《朱熹集》内《答程允夫》谓:“苏氏议论切近事情,固有可喜处,然亦谲矣。至于炫浮华而忘本实,贵通达而贱名检,此其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朱熹 1906-07)。虽碰触到苏家立言风格之特点,但“谲”、“忘本实”等苛评仍流露道学家立场。赖山阳不满于这种论调,力翻其案,他抉发苏氏论道拟圣而不同于“腐儒”,表彰苏氏“以常情论圣人”(沈德潜 370),从济世利人的实效中印证“圣人之道”。在评点苏洵《书论》时,针对沈德潜贬抑“苏氏不得为醇儒”,赖山阳反戈一击:“腐儒视圣人犹鬼神天人,不敢以常情测之。于是三代自三代,汉唐自汉唐,而六经之道束之高阁,不可复用。苏氏以常情论圣人,圣人之道活泼泼地,无不可用者”(沈德潜 370)。他慧眼看出苏氏“以常情论圣人”具有方法论上的新意义,既能破除对“圣人”的迷信,又能启动“六经之道”的生命力。赖氏借评点苏洵《养才》、苏轼《刚说》诸篇,拈出了苏氏读经、证经的家风,提示其引据经术而不落于

“腐”的方法与效果:

“苏家读古经,每每有别眼,拈来为证,精神倍常。世间迂儒,梦想所不及。”——苏洵《养才》赖评(沈德潜 408)

“文之据经术立意者,易流于腐,如眉山独不然。所以不然者何?曰实。”——苏轼《刚说》赖评(沈德潜 559-60)沈氏于《养才》旁批中有“老泉看道太轻”之语,对此赖氏肯定是不苟苟同的。道学家尊尚经术,一旦落入迂执,反而等于是毁灭了“六经之道”的内在生命。

以理学的高标为支撑的醇驳标准,除了影响篇旨的评价,也可能左右某些文句或典故的解读,赖氏评点中也敏锐地触到这个方面。例如:

柳宗元《封建论》“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句赖评:“周八百年,秦二世而亡,古来熟套。柳乃云‘周之丧久矣’,又见其胆识。”(沈德潜 166)

韩愈《祭柳子厚文》“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句赖评:“‘非我知子’句,或以为阴讥子厚,大非。昌黎意盖谓不敢以知己自居耳。”(沈德潜 147)

苏轼《凌虚台记》“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句(沈氏原评:“三不朽。”)赖评:“‘世有足恃者’,不说破妙,有千里烟波之致。曰三不朽,伦父语耳。”(沈德潜 543)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句(沈氏原评:“二语借孔、孟形起,非即实指韩公也。”)赖评:“余谓是道学者流之见也。坡翁之意,直指韩公也。”(沈德潜 548)

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赖评:“前面引《易》《书》以‘诚’、‘一’等立说,并非本色。末以高欢、太宗为证,乃其惯家,而精彩倍出,全神在此。道学先生必诽为杂霸。”(沈德潜 556)

诸例可稍加说明的是,第一例周秦对比,原于儒家化的政治观,孔子之叹“吾不复梦见周公”,就是以周朝为治道憧憬,但柳宗元不避忌描述“周”之“丧”且“久”,这是行文与思想皆奇异少束缚,故赖氏赞其“有胆识”。第二例涉及韩柳交谊的定位,如果让韩愈占据道德优势而不屑于柳之人品,则本句有“阴讥”之感,但如果解除了这一点纠结,则感念友人于生死之际以子相托,本句完全可以理解为韩愈的一种惊诧的谦抑。第三例苏轼从台之存亡不足凭而别辟寄托,但并未说破,沈德潜坐实为儒家“三不朽”之义,从艺术性的角

度看,也难怪赖氏讥之为“伦父语”。第四例是对《潮州韩文公庙碑》首句的理解,沈氏认为只有圣人可以当之,本句不过是借孔、孟为映衬,但赖氏识破这是“道学者流之见”,不符合苏氏“直指韩公”之意。第五例揭示苏文引事用典的惯技与神采,司马光一生的起落意蕴何在?为传主如何展示丰碑?让历史经验如何余味曲包?《司马温公神道碑》这篇大手笔,诚然“不许庸人评说”(沈德潜 552)。司马光于宋神宗即位时擢翰林学士,王安石当政行新法,司马光极力反对,其意见不被采纳,乃求外任,居洛阳十五年任闲职而已;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召司马光为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成为反对变法的领袖人物。苏轼以北齐神武皇帝高欢与唐太宗李世民为连类引证,解释司马光之所以不大用于神宗而委任于哲宗,乃因神宗舍弃了“知人”善任的名誉,故意“使其子专享得贤之利”。高欢非盛世明主,而所谓让贤让利于子的霸业故事亦为儒者所罕言,沈德潜亦感到“所引似不当”。但苏氏笔致“精彩”出神,既安顿了司马光的贤才功德,又提炼出君王父子继统的一种怪诞形态;既不乏为神宗遮讳其过,又曲含寓贬于褒的诙谐,暗示贤者处世的颠沛。赖山阳预见到“道学先生”是无法全面欣赏苏氏用典证事的胆识和策略的。

唐宋古文的复兴本就含有古文家对文道合一的理性追求。随着宋代理学的强势地位之形成,建立了更为严苛的醇驳之界限,古文家时遭“驳杂”、“害道”之评。沿及清代前期,朝廷推进“清真雅正”<sup>⑦</sup>之文风,乾隆御选古文题名《唐宋文醇》,以醇粹为高明,俨然是文章学的铁律。对于文章学上的这种惯性趣味,沈德潜多有浸润,从其学养背景上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赖山阳不必背负过多的道学重压,他直接对醇驳之标准及其合理性加以质疑,带来诸多反思。

### 三、文史之间

沈氏与赖氏都自视为“深于文者”,<sup>⑧</sup>对于辞章之艺术性品鉴力甚高,涉及修辞、设色、布局、体裁、模拟、风格比较、篇章取舍等,不一而足。这当然原于他们临文深知创作甘苦。就赖山阳而言,他身在异域,却不亚于中土名家,兼擅多种文章体式,保持创作欲念,唐宋大家及史迁文笔已活化在

他心中。如叹赏柳宗元记山水奇妙,“余恨不借柳州之笔,遍记九州岛名山水耳”(沈德潜 210)。创作冲动或创作体悟与文学批评活动没有隔绝,易于使批评家善察个中三昧。赖山阳对沈德潜的某些文学体察亦流露赞同,如韩愈《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铭曰:“高其山而坎其中,以为公之宫,奈何乎公。”沈评释其句意曰:“言既死,小人亦无可奈何也。”赖氏加批曰:“沈评可谓得昌黎之心于千载下也。如此观文,始不负古人矣”(沈德潜 145)。沈氏总评此篇时又曰:“铭词出之以冷语,简而可思。”“冷语”这个批评概念亦为赖氏所承用,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叙贬谪中的柳宗元愿与上有老母的刘禹锡“以柳易播”,作为反衬,写到世间不乏落井下石之辈,且自以为得计,此等禽兽之人“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又叙柳宗元因祸得福,失去“为将相于一时”,其文学辞章“必传于后”,两相权衡,“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赖氏评曰:“‘可以少愧矣’,语冷而痛快。‘必有能辨之者’,语不了而沉着。知用冷语、不了语,则文章必过人一等”(沈德潜 141)。

作为“观文者”,赖氏以“不负古人”自勉。形成其良好批评素养的条件是多方面的,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史学素养与史学眼光。

就作者而言,“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文心雕龙·神思》),这是通常的情形,且“翻空”也意味着诸多文学性或审美元素的满足。但赖山阳在评测文章的虚实之际,却流露出另一种倾向,即不乏宁实非虚的理解,兹有数例。

韩愈《送杨少尹序》一文,沈评多指点其中的“虚笔”、“虚境”,总评曰:“前说(汉代)二疏所有或少尹所无,后说少尹所有或二疏所无,婉转回环,无中生有。看破韩公胜人处,只是翻空。”但赖氏加批曰:“是非翻空,乃着实也[……]凡诗文皆自实起意,则不患不痛快奇妙。故意翻空,却成嚼蜡耳”(沈德潜 78)。反驳此篇的“翻空”之评,而且对“翻空”与“奇妙”之间联系的必然性也不以为然,反而是提倡写诗文要“自实起意”。所以,重视“自实起意”,带有文艺观和审美观上的重新思考。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于叙述柳宗元与刘禹锡“以柳易播”的交谊之忠恳后,叹曰:“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诌诌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

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沈评曰:“感慨歎歎[……]必谓当日子厚交游中实有此事,亦刻舟求剑之说也。”但赖氏却作出了相反的推证:“非交游中有此实事,则此一段成啾啾嚼蜡矣,则何有感慨歎歎!”(沈德潜 141)。其实沈评亦并非不合原文之情理,但赖氏的立异之见强调“自实起意”的创作观,从个人的实见实感出发,才是文章动人的源泉所在。可见他对“自实起意”的思考不是偶然的。

赖氏之所以对写作落入“啾啾嚼蜡”的担心,与他突破道学“腐”气影响的读书作文法也是有关的。前亦引到,赖氏评苏轼《刚说》时曰:“文之据经术立意者,易流于腐,如眉山独不然。所以不然者何?曰实。”赖氏所寄心的“实”,意味着文学的创新性和生命力。他赏识“苏家拈出经史处,人人目之所到而心之所未到,化腐为新,变死为活,可为读书之法”(沈德潜 571)。又评“苏家于史学串穿驰骋,使用自在,如取之囊中,而切于今事,亲切著明,可为读书作文之法”(沈德潜 581)。所谓“切于今事,亲切著明”,其实就包含对“今事”的观察与思考。从作文而言,如何创新可以作多种经营,赖氏在诸法中较为有心地提示了“直叙实况”法的好处,其评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自叙“居蛮夷中久”一段曰:“似自李陵《答苏武书》得来,而直叙实况,故自然不腐”(沈德潜 175)。⑨可见,创作主体所经历的“实况”,其审美上的能动性如何,已被赖氏提炼为一个文学问题。赖氏的这份文学观和文学手法上的敏感,恐怕与其史学眼光与趣味的渗透也是相关的。史家虽也有议论或夹叙夹议之本领,但最善应对的是叙事之道,对“今事”与“实况”鲜活性的反映与省察是史家最避让不了的。以赖氏修撰《日本外史》等史著的经验和趣味,有助于他对古文创作中“自实起意”观、“直叙实况”法的注重和提炼。

## 结 语

赖山阳《画赞自赞二首》之一有“文章满腹”(赖山阳 663)的自评。他凭借江户与清朝交流的若干条件,在沈氏《唐宋八家文读本》的增评中,

体现出他历练于中国文章学深厚传统的素养与见识。他关注的中土古文选本颇不少,沈选的笃实学风与承载的清人反省明七子拟古之失的文坛路径,对赖氏思考本邦文坛的走向形成触动。赖氏评点该读本时颇具有时代使命感,时而反省“本邦通习”,对江户后期再开文运付出努力。

唐宋八家之称虽昉于明代唐宋派茅坤等人,其实自南宋以来,理学家对八家合称的构成也起到作用,逐渐积淀为“醇粹”之趣味,时隐时现。赖山阳对于沈德潜受道学束缚的局促往往多有廓清,快人心目。赖氏倾心于文学上的“化腐出新”,加上其史学训练对“自实起意”的注重与偏好,在虚实观上也形成与沈氏的商略。

赖氏评点与沈氏原评形成了丰富的对话面向,可资启悟探讨处颇多。以上所述,仅限数端,希望能引起学界对这一跨国资料的深入理解。

#### 注释[Notes]

①赖山阳《村濑士锦(藤城)问目条对》曰:“茅氏八家类选,函帙重大,不可骤得。清人储同人所选,小本一帙,殊为简便。仆前所言,乃常法耳。譬之冶,秦汉文,金在矿者也;八家,范之者也。学范之者,易成形也。”《赖山阳文集》卷六,《赖山阳全书》本,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31年。案:储欣还编有《唐宋十大家类选》,赖氏亦有接触。

②所选人数虽多至百人,作品650多篇,以唐宋八大家最多,达394篇,过全书半数,显示取径唐宋的用心。

③沈德潜选评、赖山阳增评、闵泽平点校:《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点校说明”引佐藤一郎《中国文章论》曰:“我们日本人,大多是从江户时代以来通过《唐诗选》、《唐宋八家文读本》来接触中国的名诗、名文的。”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页1。本文所用此本,随文注明页码,不再具书名。遇字讹处,则据日本安政二年刊本校改。

④关于赖山阳与袁枚关系的考论,参见王标:“用彼之言语,叙我之性情——试论赖山阳的汉文”,《杭州师范大学学报》1(2011)。

⑤如《朱子语类》卷130曰:“曾南丰议论平正,耐点检。”

⑥赖山阳《古文典刑·凡例》曰:“如《析义》、《庄子因》、《左绣》、《史记论文》,曰某句应某句、某字伏某字之类,近诬古人,今不敢仿。独金圣叹《才子必读》、方望溪《左氏举要》,其评语直截简明,启发吾人者,略取一二附见之。”

《赖山阳全书》本。

⑦参见曹虹:“帝王训诂与文统理念——清代文学生态研究之一”,《古典文献研究》第10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⑧《送李愿归盘谷序》沈氏评曰:“文吐词带六朝习气,非公疏宕本色。深于文者辨之。”赖氏评曰:“此文有六代风习,虽不深于文者亦知之。唯其造语依然昌黎本色,试把六代文字来比较之,何人手笔得仿佛于此,是非深于文者不知也”(沈德潜79-80)。

⑨赖山阳《古文典刑·凡例》曰:“唐宋以后,有意作文。两汉以上不然。唯模拟昉于子云,剽窃昉于孟坚,此二人本不可齿作者。其它大抵据事直叙,意到笔随,但有自然节族开后人法门者。此不可不言耳”(《赖山阳全书》本)。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康熙四十三年刊本。

[Lv, Liuliang. *A Refined Selection of Prose from Eight Masters by Master Wancun*. Printed in the 43th year of Kangxi Reign. ]

赖山阳:《赖山阳全书》,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刊行,1931年。

[Rai, Sanyo. *The Completed Works of Rai Sanyo*. Rai Sanyo Sensei Iseki Kenshōkai, 1931. ]

沈德潜选评:《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赖山阳增评 闵泽平点校。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

[Shen, Deqian, ed. *A Critical Reader of Eight Prose Masters from Tang - Song Dynasties*. Commented. Rai Sanyo. Punctured. Min Zepin. Wuhan: Chongwen Book Company, 2010. ]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Yong Rong, et al. *The Catalogue of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Li, Jingde, ed. *Classified Quotations by Master Zhu X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Zhu, Xi. *The Works of Zhu Xi*.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6. ]

(责任编辑:查正贤)